



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新編元稹集 六

〔唐〕元稹 原著 吳偉斌 輯佚 編年 箋注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 秦 出 版 社



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新編元稹集 六

〔唐〕元稹 原著 吳偉斌 輯佚 編年 箋注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 秦 出 版 社

新編元稹集第六冊目錄

元和五年庚寅(810)三十二歲(續)

- ◎琵琶歌(年末) 2625
◎寒(歲末) 2656

元和六年辛卯(811)三十三歲(六十六首)

- ◎送東川馬逢侍御使回十韻(初春) 2660
◎送嶺南崔侍御(二月中旬春分之時) 2668
◎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二月中旬春分之時) 2678
◎酬友封話舊叙懷十二韻(二月間) 2694
◎酬竇校書二十韻(二月間) 2703
■酬送竇羣自京中赴黔南(二月間) 2713
◎送友封(二月間) 2715
■酬樂天獨酌見憶(春天) 2719
◎說劍(春天) 2720
◎諭竇二首(春天) 2739
◎野節鞭(春天) 2755
◎和樂天折劍頭(春天) 2764
◎和樂天感鶴(春天) 2768
◎遣春十首(春天) 2774

◎六年春遣懷八首(寒食節)	2793
◎欲曙(春天)	2806
◎陪諸公游故江西韋大夫通德湖舊居有感題四韻兼呈李六侍御即韋大夫舊寮也(三月)	2810
◎飲致用神麴酒三十韻(三月)	2815
◎春六十韻(三月下旬)	2829
◎月三十韻(三月至四月間)	2859
■酬樂天觀賞敝宅殘牡丹(四月三日前後)	2874
◎新竹(春末夏初)	2876
◎贈嚴童子(三月十三日後數月至年底間)	2880
◎有酒十章(春夏間)	2886
◎送王十一南行(本年或七年夏天)	2938
◎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六月下旬或七月上旬)	2946
■酬夢得哭呂衡州(八月)	2968
■酬子厚哭呂衡州見寄(八月)	2969
◎八月六日與僧如展前松滋主簿韋戴同游碧澗寺賦得扉字韻寺臨蜀江內有碧澗穿注兩廊又有龍女洞能興雲雨詩中噴字以平聲韻(八月六日)	2971
◎僧如展及韋戴同遊碧澗寺賦詩予落句云他生莫忘靈山別滿壁人名後會稀展共吟他生之句因話釋氏緣會所以莫不悽然久之不十日而展公長逝驚悼返覆則他生豈有兆耶其間展公仍賦黃字五十韻飛札相示予方屬和未畢自此不復撰成徒以四韻爲識(八月十四日至八月十六日間)	2978
◎哭呂衡州六首(十月二十四日)	2984
◎劉二十八以文石枕見贈仍題絕句以將厚意因持壁州鞭酬謝兼廣爲四韻(十月二十四日)	3005

■酬夢得碧澗寺見元九和展上人詩(十月二十四日之後)	3015
■江陵寄劉二十八院長(本年)	3017
◎竹部(本年或七年、八年之暮冬)	3019

元和七年壬辰(812)三十四歲(三百六十九首)

◎三嘆三首(春天)	3025
◎和友封題開善寺十韻(春天)	3036
◎去杭州(七年或八年的春天)	3043
●友封體(初夏)	3064
◎送友封二首(初夏)	3068
◎公安縣遠安寺水亭見展公題壁漂然泪流因書四韻(夏季)	3076
◎誚盧戡與予數約遊三寺戡獨沉醉而不行(九月初)	3079
◎玉泉道中作(九月初七至初九時)	3083
◎緣路(九月上旬)	3089
◎度門寺(九月上旬或中旬)	3092
◎大雲寺二十韻(九月上旬或中旬)	3105
■玉泉寺(九月上旬或中旬)	3117
◎遠望(暮秋九月)	3118
◎遊三寺回呈上府主嚴司空時因尋寺道出當陽縣奉命覆視 縣囚牽於游衍不暇詳究故以詩自誚爾(九月底十月初)	3121
■元和七年前佚失詩篇三四六篇(自貞元十年至元和七年)	3126
■自編詩集序(本年)	3127
◎酬別致用(冬天)	3129

◎送致用(冬天)	3138
◎塞馬(冬天)	3142
■酬樂天見寄(本年)	3146
■酬樂天自吟拙什因有所懷(本年)	3147

元和八年癸巳(813)三十五歲(四十首)

◎送王協律游杭越十韵(早春)	3149
◎松鶴(初春)	3158
◎早春登龍山靜勝寺時非休澣司空特許是行因贈幕中諸公 (早春)	3165

元和五年庚寅(810) 三十二歲(續)

◎ 琵琶歌(寄管兒兼誨鐵山

此後並新題樂府)^{(一)①}

琵琶宮調八十一，旋宮三調彈不出^②。玄宗偏許賀懷智^(二)，段師此藝還相匹^③。自後流傳指撥衰，昆崙善才徒爾爲^④。湏聲少得似雷吼，纏弦不敢彈羊皮^⑤。人間奇事會相續，但有卞和無有玉^⑥。段師弟子數十人^(三)，李家管兒稱上足^⑦。管兒不作供奉兒，拋在東都雙鬢絲^⑧。逢人便請送杯盞，著盡功夫人不知^⑨。李家兄弟皆愛酒^(四)，我是酒徒爲密友^⑩。著作曾邀連夜宿，中碾春溪華新綠^⑪。平明船載管兒行，盡日聽彈無限曲^⑫。曲名無限知者鮮，霓裳羽衣偏宛轉^⑬。涼州大遍最豪嘈，六幺散序多籠撚^{(五)⑭}。我聞此曲深賞奇，賞著奇處驚管兒^{(六)⑮}。管兒爲我雙淚垂，自彈此曲長自悲^{(七)⑯}。淚垂捍撥朱弦濕，冰泉鳴咽流鶯澀^{(八)⑰}。因茲彈作雨霖鈴，風雨蕭條鬼神泣^⑱。一彈既罷又一彈，珠幢夜靜風珊珊^⑲。低徊慢弄關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⑳。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㉑。百萬金鈴旋玉盤，醉客滿船皆暫醒^㉒。自茲聽後六七年，管兒在洛我朝天^㉓。遊想慈恩杏園裏，夢寐仁風花樹前^㉔。去年御史留東臺，公私蹙促顏不開^㉕。今春制獄正撩亂，晝夜推囚心似灰^㉖。暫輟歸時尋著作，著作南園花拆萼^{(九)㉗}。臙脂耀眼桃正紅，雪片滿溪梅已

落^②。是夕青春值三五，花枝向月雲含吐^③。著作施罇命管兒，管兒久別今方睹^④。管兒還爲彈六幺，六幺依舊聲迢迢^⑤。猿鳴雪岫來三峽，鶴唳晴空聞九霄^⑥。逡巡彈得六幺徹，霜刀破竹無殘節^⑦。幽關鵲軋胡雁悲，斷弦若（皮骨相）騷（同上解）層冰裂^⑧。我爲含凄嘆奇絕，許作長歌始終說^⑨。藝奇思寡塵事多，許來寒暑又經過^⑩。如今左降在閑處，始爲管兒歌此歌^⑪。歌此歌，寄管兒^{（一〇）}^⑫。管兒管兒憂爾衰^{（一一）}，爾衰之後繼者誰^⑬？繼之無乃在鐵山，鐵山已近曹穆間^{（二善才姓）}^⑭。性靈甚好功猶淺，急處未得臻幽閑^⑮。努力鐵山勤學取，莫遣後來無所祖^{（一二）}^⑯。

錄自《元氏長慶集》卷二六

〔校記〕

（一）琵琶歌（寄管兒兼誨鐵山 此後並新題樂府）：宋蜀本、蘭雪堂本、叢刊本、楊本、《全詩》、《全唐詩錄》同，《石倉歷代詩選》無題注。

（二）玄宗偏許賀懷智：宋蜀本、蘭雪堂本、叢刊本、楊本、《唐詩紀事》、《全詩》、《石倉歷代詩選》同，《全唐詩錄》作“明皇偏許賀懷智”，語義相同，不改。

（三）段師弟子數十人：宋蜀本、蘭雪堂本、叢刊本、《唐詩紀事》、《全詩》、《全唐詩錄》、《石倉歷代詩選》同，楊本作“段師弟子數千人”，語義不同，楊本所云不合當時實際，可能“千”是“十”的刊誤，不從不改。

（四）李家兄弟皆愛酒：宋蜀本、蘭雪堂本、叢刊本、《唐詩紀事》、《全詩》、《全唐詩錄》同，《石倉歷代詩選》作“李家兄弟不愛酒”，語義不同，也不合“醉客滿船皆暫醒”的詩意，不從不改。

(五) 六么散序多籠撚：原本、楊本、叢刊本、《全詩》、《石倉歷代詩選》作“六么散序多籠撚”，《全唐詩錄》作“六公散序多籠撚”，以下或作“六公”，或作“六么”。錢校、宋蜀本、《唐詩紀事》作“綠腰散序多籠撚”，以下“六么”，錢校、宋蜀本、《唐詩紀事》均作“綠腰”。我們以為“六么”應該是“六么”或“綠腰”之誤，“六么”或“綠腰”因音近而混用，而“六么”又因形近而誤為“六么”。唐代教坊中有《六么令》曲名，后用为词牌，又名《六么》、《綠腰》。么是小的意思，因此調羽弦最小，節奏繁急，故名。其詞為雙調九十四字，仄韵。白居易《楊柳枝詞八首》一：“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雲梅花處處吹。”梅堯臣《莫登樓》：“腰鼓百面紅臂鞞，先打六么後梁州。”張四維《雙烈記·策勛》：“一棒輕敲畫鼓，六么慢奏笙簧。”俞正燮《癸巳類稿·韓文荊公事輯》：“熙載自擊鼓，屋山舞六么，每醉，以樂聒之，乃醒。”程大昌《演繁露·六么》：“段安節琵琶錄云：貞元中，康昆崙善琵琶，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注云：‘綠腰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名。誤言綠腰也。’據此，即錄要已訛為綠腰，而白樂天集有聽綠腰，詩注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呂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抑不知是唐世遺聲否耶？”王灼《碧鷄漫志》：“《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為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韵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為《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雲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試知樂世聲聲樂，老病殘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排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今六么行於世者，曰黃鍾羽，即

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袁文《瓮牖閑評》卷五：“元微之詩云：‘六么散序多籠撚。’王建詩云：‘琵琶先抹綠腰頭。’蓋此曲先名錄要，後改名綠腰，而今曲名六么者，偶從省耳，非有他說也。”本詩中的“六么”，據此改爲“六幺”。古人文獻中衆說紛紜，莫衷一是，難定是非曲直，我們據古人文獻推斷，也僅僅是一家之說而已。

（六）賞著奇處驚管兒：宋蜀本、蘭雪堂本、叢刊本、《唐詩紀事》、《石倉歷代詩選》、《全詩》、《全唐詩錄》同，楊本作“賞者奇處驚管兒”，語義不通，疑是刊刻印刷之時誤丟了上面的草頭部。不從不改。

（七）自彈此曲長自悲：楊本、叢刊本、《全唐詩錄》、《石倉歷代詩選》同，《唐詩紀事》、《全詩》注文作“自彈此曲長長悲”，語義不同，不改。

（八）冰泉鳴咽流鶯澀：楊本、叢刊本、《唐詩紀事》、《全詩》、《全唐詩錄》、《石倉歷代詩選》同，宋蜀本作“水泉鳴咽流鶯澀”，語義不同，不改。疑“水”是“冰”的刊刻印刷時丟了旁邊的“水”之誤。

（九）著作南園花折萼：楊本、叢刊本、《唐詩紀事》、《全詩》同，《全唐詩錄》、《石倉歷代詩選》作“著作南園花折萼”，語義不同，不改。

（一〇）歌此歌，寄管兒：宋蜀本、蘭雪堂本、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同，《唐詩紀事》作“此歌寄”，前後脫三字。

（一一）管兒管兒憂爾衰：宋蜀本、蘭雪堂本、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同，《石倉歷代詩選》脫此句。

（一二）莫遣後來無所阻：宋蜀本、蘭雪堂本、叢刊本、《唐詩紀事》、《全詩》、《全唐詩錄》同，《石倉歷代詩選》作“莫遣後來無所阻”，語義難通，明顯是個誤字，不從不改。

[箋注]

① 琵琶：彈撥樂器，初名批把，見《釋名·釋樂器》。此類樂器原



流行於波斯、阿拉伯等地，漢代傳入我國。後經改造，圓體修頸，有四弦、十二柱，俗稱“秦漢子”。一說，我國秦末百姓苦長城之役，弦韜而鼓之，琵琶即始於此，見傅玄《琵琶賦序》。南北朝時又有曲項琵琶傳入我國，四弦，腹呈半梨形，頸上有四柱，橫抱懷中，用撥子彈奏，即現今琵琶的前身。唐宋以來經不斷改進，柱位逐漸增多，改橫抱為豎抱，廢撥子，改用手指彈奏。現今民間的琵琶有十七柱，通常稱四相十三品，革新的琵琶有六相十八品，後者能彈奏所有半音，技法豐富，成為重要的民族獨奏樂器。元稹《琵琶》：“學語胡兒撼玉玲，甘州破裏最星星。使君自恨常多事，不得工夫夜夜聽。”白居易《江南遇天寶樂叟》：“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歌：詩體的一種。元稹《樂府古題序》：“《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謠、謳、歌、曲、詞、調。”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樂府》：“《樂府》命題，名稱不一。蓋自琴曲之外，其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此言正與元稹詩題相符合。管兒：當時活動在洛陽的藝伎，曾從師於當時著名的琵琶高手段善本。貞元末、元和初，服務於洛陽李著作家，曾與元稹私下相悅，是元稹的初戀情人。元稹有《仁風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詩紀實：“朧明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却笑西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趁朝時。”白居易的《和微之十七與君別及朧月花枝之詠》曾經對元稹加以戲謔：“別時十七今頭白，惱亂君心三十年。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關於元稹與管兒的相戀相識，為歷來學者所忽略，因而在元稹詩文的編年造成諸多錯誤；筆者第一個發現元稹早年的初戀秘事，解開了元稹早年生活的諸多謎團，元稹早年創作的詩歌也因此得以合理編年。鐵山：管兒的徒弟，餘不詳。

② 宮調：戲曲、音樂名詞。我國歷代稱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為七聲，其中任何一聲為主均可構成一種調式。凡以宮為主的調式稱宮，以其他各聲為主的則稱調，統稱“宮調”。以七聲配十二

律，理論上可得十二宮、七十二調，合稱八十四宮調。但實際音樂中並不全用，如隋唐燕樂是根據琵琶的四根弦作為宮、商、角、羽四聲，每弦上構成七調，得二十八宮調；南宋詞曲音樂祇用七宮十一調；元代北曲用六宮十一調；明清以來，南曲祇有五宮八調，通稱十三調，而最常用者不過五宮四調，通稱九宮。在一般人的話中，宮調亦常指樂曲。白居易《小童薛陽陶吹簫栗歌》：“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一聲雄出群。衆音覲縷不落道，有如部伍隨將軍。”白居易《寄崔少監》：“彈為古宮調，玉水寒泠泠。自覺弦指下，不是尋常聲。”旋宮：我國古代以十二律配七音，每律均可作為宮音，旋相為宮，故稱。自秦而後，旋宮聲廢。唐高祖武德間，祖孝孫修定雅樂，旋宮之聲復起。《郊廟歌辭·舒和》：“崇牙樹羽延調露，旋宮扣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神武，載集豐功表睿文。”張方平《請郊祀用新樂事》：“自秦而下，旋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

③ 賀懷智：唐玄宗時著名藝人。《陝西通志·方伎》：“謝阿蠻（新豐人），新豐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就按于清元小殿，甯王吹玉笛，上羯鼓，妃子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張野狐篳篥，賀懷智拍板。自旦至午，歡洽異常。”《太平御覽·琵琶》：“又曰開元中有賀懷智，善琵琶，以石為槽，鴟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段師：即唐玄宗時著名藝人段善本，善彈琵琶。李上交《近事會元》卷四：“古琵琶：《酉陽雜俎》云：琵琶用鶉雞弦，開元中段師名善本，能彈琵琶，用皮弦，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應璩謙《古樂書》卷下：“唐有康昆崙者，善琵琶，自號無敵。及聞段善本楓青之彈，驚而下拜。德宗命段授康，段奏曰：‘昆崙本領邪雜，須令十年不近樂器，乃可授。今淫聲既熟，舉手即入焉！何可用也？須用二十左右國學生未學俗樂者，始肄時寧可不成聲音，久之漸熟，然後樂有可正之理。’”



④ 自後：從此以後。《後漢書·周黨傳》：“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李清照《詞論》：“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流傳：傳下來，傳播開。《墨子·非命》：“聲聞不廢，流傳至今。”韓愈《湘中》：“猿愁魚踊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舷歌。”指撥：以指彈撥樂器的弦，用左手扣弦、揉弦是指法，用右手順手下撥或反手回撥是撥法，合稱“指撥”。顧況《李供奉彈箏篴歌》：“國府樂手彈箏篴，赤黃條索金鍔頭……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絃中指撥。”歐陽修《于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嬌兒身小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昆崙：人名，即康昆崙。《律呂正義後編》卷八三：“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昆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鐘宮。”善才：唐代琵琶師之稱。唐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精通琵琶，因以“善才”稱琵琶師。白居易《琵琶引序》：“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又詩云：“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徒爾：徒然，枉然。任昉《述異記》卷四：“石犬不可吠，銅駝徒爾爲。”李頎《放歌行答從弟墨卿》：“徒爾當年聲籍籍，濫作詞林兩京客。”

⑤ 湏聲：聲音震響。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崑眼湏耳。”樊宗師撰趙仁舉註吳師道許謙補正《絳守居園池記》：“李肇《國史補》：退之稱樊宗師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太奇濫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激、崑眼、湏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雷吼：雷聲震耳。張九齡《入廬山仰望瀑布水》：“灑流濕行雲，濺沫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陳耆卿《赤城志》卷二四：“三井在縣北二十里昭慶院東，唐時嘗遣使投金龍、白壁。舊傳爲尼所觸，一井自塞，其二深不可測。每春夏時，雨則衆流灌注，激湧雷吼，或云通海，又云海眼。”纏弦不敢彈羊皮：程大昌《演繁露·琵琶皮弦》：“葉少蘊《石林語錄》謂：‘琵琶以放撥重爲，精絲弦不禁即斷，

故精者以皮爲之。歐公時士人杜彬能之，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因言杜彬耻以技傳，丐公爲改。’予考公集所載《贈沈博士歌》誠有此兩句，然其下續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纒聲入黃泉。’則公詠皮弦時彬已死，安得有丐改事？恐石林別見一詩耶？陳後山亦疑無用皮者，然元稹《琵琶歌》：‘傾聲少得似雷吼，纏弦不敢彈羊皮。’又曰：‘鳴弦鐵撥響如雷。’房千里《大唐雜錄》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爲弦，聲甚悽楚。合三物觀之，以皮造弦不爲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皮爲質，而練絲纏裹其上，資皮爲勁而其聲還出於絲，故歐公亦曰‘玉練纒聲’也。’岑參《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汝不聞秦箏聲最苦，五色纏絃十三柱。怨調慢聲如欲語，一曲未終日移午。’

⑥ 人間：人類社會。《後漢書·卓茂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蘇軾《魚蠻子》：‘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塵世，世俗社會。《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陶潛《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二：‘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奇事：稀奇之事。庾信《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山川奇事，風月無情。搖落丘隴，荒涼封域。’張說《大人迹》：‘躡似郊媒，痕同雷澤。曠古奇事，存乎帝籍。’相續：相繼，前後連接。《漢書·五行志》：‘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元稹《有酒十章》六：‘櫻桃桃李相續開，間以木蘭之秀香徘徊。’卞和：春秋楚人。《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

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李白《鞠歌行》：“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耻。”

⑦ 弟子：古時稱戲劇、歌舞藝人。白居易《長恨歌》：“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程大昌《演繁露》卷六：“開元二年，玄宗……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營將者，此其始也。”李家管兒：服務於李家的歌舞藝人。《年譜》認爲管兒爲男性，姓李，元稹與其初次相識於貞元十九年樊著作宗師家。《編年箋注》認爲：“著作：指樊宗師，見卷二《和樂天贈樊著作》注①。宗師元和三年登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分司東都。”但翻到所謂的“《和樂天贈樊著作》注①”，却並沒有“著作”的有關新材料，《編年箋注》的參見，類如的情況屢見不鮮，所謂的“參見”，看起來是節省了篇幅，實際上是浪費了讀者的時間，帶給讀者不必要的麻煩。而所謂的“卷二”云云，更無法在《編年箋注》中找到，《編年箋注》是把《元氏長慶集》中的“卷二”糊裏糊塗帶入根本不分卷祇分編年的《編年箋注》中，給讀者製造不必要的麻煩。關於《年譜》與《編年箋注》的說法，我們實在無法苟同，元稹《仁風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詩云：“朧明春月照花枝，花下鶯聲是管兒。”首句已被白居易櫟括入《和微之十七與君別及朧月花枝之詠》詩題之中，詩云：“別時十七今頭白，惱亂君心三十年。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而元稹詩第二句提到的“管兒”，我們以爲可能即是白居易詩中提到的元稹十七歲時相戀的女子。管兒事，本詩已提及，“段師弟子數十人”四句與“李家兄弟皆愛酒”六句以及“夢寐仁風花樹前”等句，已明言“著作”爲李姓，居地爲洛陽仁風坊，怎麼忽然“樊”、“李”不分或“樊”、“李”相混？這正與另一首元稹的詩《仁風李著作園醉後

寄李十》相合。《仁風》詩所言“花下鶯聲是管兒”句，亦明言管兒爲女性。而樊著作宗師，據《新唐書》本傳，他於元和三年(808)才拜著作佐郎。無論我們以爲的元稹管兒相識的貞元十一年(795)之時，還是《年譜》以爲的元稹識管兒的貞元十九年(803)，當時的樊宗師都還沒有拜著作佐郎，又如何能够以“著作”稱之？詩中雖有“李家管兒”之言，但這僅僅表明管兒是服務於李著作家的藝伎，並不一定姓李，更不是男性。上足：猶高足，對徒弟的美稱。王勃《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孝恭法師、智開法師、宏嚮法師、寶積闍黎四上人者，並禪師之上足，而法門之領袖也。”張端義《貴耳集》卷上：“陸放翁，茶山(茶山居士曾幾)上足。”

⑧ 供奉：特指以某種技藝或姿色侍奉帝王。封演《封氏聞見記·貢舉》：“李右相在廟堂，進士王如泚者，妻公女，以伎術供奉。”指以某種技藝侍奉帝王的人。王建《老人歌》：“如今供奉多新意，錯唱當時一半聲。”東都：歷代王朝在原京師以東的都城，隋唐時指洛陽，時京都在長安，洛陽在長安之東，故言。當時除洛陽稱東都外，同時並稱的還有南都荊南即江陵府，西都鳳翔，即元稹幼年投奔舅族之地，北都太原，李唐的發祥地。李適《餞唐永昌赴任東都》：“聞道飛鳬向洛陽，翩翩矯翮度文昌。因聲寄意三花樹，少室巖前幾過香？”《新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雙鬢：頭上兩邊的鬢角。王維《秋夜獨坐》：“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李嘉祐《聞逝者自驚》：“願將從藥看真訣，又欲休官就本師。兒女眼前難喜捨，彌憐雙鬢漸如絲。”絲：喻指白髮。范雲《有所思》：“欲知憂能老，爲視鏡中絲。”韋莊《謁白》：“始因絲一縷，漸至雪千莖。”

⑨ 杯盞：酒杯，借指酒。元稹《酬友封話舊叙懷十二韻》：“乍見悲兼喜，猶驚是與非。身名判作夢，杯盞莫相違。”李彭《次韻謝眺觀朝雨》：“可憐南巷翁，携魚柳貫腮。餉我共杯盞，眷焉久徘徊。”功



夫：謂作事所費的精力和時間。王涯《廣宣上人以詩賀放榜和謝》：“延英面奉入春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秦韜玉《燕子》：“不知大廈許栖無？頻已銜泥入座隅。曾與佳人並頭語，幾回拋却繡功夫。”

⑩ 李家兄弟：這裏指李建兄弟，其中包括任職著作郎的李建某位兄長，很大可能是李建的兄長李遜。請讀者注意，這裏並沒有《年譜》與《編年箋注》所言的“樊著作樊宗師”。愛酒：喜歡喝酒。李白《月下獨酌四首》二：“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杜甫《北鄰》：“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酒徒：嗜酒的人。《韓非子·詭使》：“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韋應物《酒肆行》：“長安酒徒空擾擾，路傍過去那得知？”密友：最親密的朋友，無話不談的朋友。元稹《寶劍》：“吾友有寶劍，密之如密友。我實膠漆交，中堂共杯酒。”姚合《喜胡遇至》：“窮居稀出入，門戶滿塵埃。病少閑人問，貧唯密友來。”

⑪ 著作：仁風坊李姓住宅的主人。元稹有《仁風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詩，詩中的“李十”，傳統的說法認為奪“一”，是元稹的密友李建李十一，但李建當時不是著作郎，詩題中的“李著作”，應該是李建的兄長李遜或者是李建同族兄長們中的某人，並且與元稹有過謀面喝酒的機會，還是關係不錯的“密友”，本詩“著作曾邀連夜宿”之句已經明確無誤地揭示了這一點。我們還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詩題中的“李十”也許並沒有錯，他也許就是李十一李建同族中的某個兄長李十，正在西京為員外郎，也是仁風坊住宅的主人之一。這位員外郎因李建的關係，與元稹也成了朋友。而當時的李建恐怕還不是員外郎，正陪同元稹在洛陽仁風坊逗留，在朦朧的月光下，在搖曳起舞的花枝中，津津有味地欣賞着管兒美妙的歌聲。否則就不好理解主人不在家中陪伴，客人祇有歌女接待的道理。當然這僅是推測之言，除了詩題中的“李十”以及李十一建肯定有一個兄長李十之外，別無證